

近來舍利嘗有作大示

比丘竊取其三色

勑令含桃大

而不能以授

白衣方子明元

界之七年軾自齊安

恩待

尚書禮部郎遇濟南長清

時贊

書法

此美術

別

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

書法叢刊

第十八輯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書 法叢刊

第十八輯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號

新華彩印廠印刷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1/16 印張：6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309-2 J·132

---

定價：3.50元（膠版紙）

我國的書法藝術源遠流長，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書法叢刊》是爲了滿足書法專家和廣大書法愛好者研究和欣賞的需要而編印的。

《書法叢刊》發表古代書法作品。主要從國內各文博單位的藏品中精選。同時適當發表與本輯所收藏品有關的專題研究和分析介紹文章。各件藏品皆附簡要的說明。對較難辨識的篆書、草書及行草書，盡可能附以釋文。本刊自一九八八年始，每季出版一輯，全年共出四輯。每輯力求有一個以收藏單位或時代、個人、流派爲中心的內容。本輯所發表的主要は濟南市博物館的部分藏品。

本刊已出版十八輯，深受專家和廣大讀者的關注，不斷得到熱情的鼓勵和誠懇的批評建議，我們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希望大家繼續關懷這一工作，以便在可能條件下不斷改進。

文物編輯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

# 目 錄

- |                   |     |
|-------------------|-----|
| 晉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 于中航 |
| 晉 《石妙墓志》          | 李曉峰 |
| 東魏 《崔令姿墓志》        | 焦德森 |
| 山東北朝摩崖刻經          |     |
| 北齊徂徠山喚佛崖刻經        |     |
| 北齊 《文殊般若碑》        |     |
| 北齊 《隴東王感孝頌》       |     |
| 蘇軾 《齊州長清縣真相院舍利塔銘》 |     |
| 趙孟頫行書 《趵突泉詩》卷     |     |
| 明 《四家書冊》          |     |

魯	昌	于	于
仁	陽	中	中航

30 26 19 16 15 12 10 8 5 1

# 書法叢刊

18

明憨山和尚詩牘

邢侗兄妹的書法藝術

張瑞圖草書《後赤壁賦》卷

王鐸行書《玉庵張公贊》

惲壽平題王石谷山水墨蹟

詩人王士禎草書聯

趙執信行書詩冊

黃慎草書詩冊

鐵保行書《新建濟南書院記》

劉墉行書墨蹟

伊沛揚

崔明泉

趙志強

趙志強

鍾衡

鮑章

魯仁

明泉

李曉峰

伊沛揚

90 81 74 66 64 61 57 48 46 43

# 晉《任城太守

## 孫夫人》碑

于中航

晉泰始八年（二七二年）《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是存世極少的西晉初年的碑石之一，僅晚於山東掖縣出土的《南鄉太守郭休碑》（泰始六年）兩年，與吳鳳凰元年《九真太守谷朗碑》為同年之石。此碑原在山東新泰新甫山下，乾隆五十八年為江鳳舞訪得，引起金石學者黃易、武億等人的注意，始顯於世。

碑為隸書，拓本額高四一、寬三二厘米，碑文高一七三·五、寬九二·八厘米。碑石額下有穿，尚沿襲漢代碑石形制。有人說：漢以後碑石皆無穿，由此碑看，碑之有穿至晉初尚未完全絕迹，不過已至為稀見。額上刻文三行，曰「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碑文二十行，滿行三十七字。文字剝蝕頗甚。《山東通志·藝文志》第十石二云：「（此碑）初本流傳絕少，今以工人冬寒烘火，石皮爆裂，遂不可讀矣。」

碑文稱：「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實曰列姬。……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孫氏九歲喪母，魏文帝欲以長沙桓伯序遺孀伏氏再妻其父。伏氏年少，有國色，父非所好，但又顧慮有違君命，夫人啓以同寮辭之，為魏文所嘉。碑又云，其父為渤海太守十餘年，政化大行，有去就意。夫人止父令留，謂其父曰：「聞子家推為吏部尚書多舉老成，先帝舊臣舉已七八，必不忘君。」「俄而果舉君為侍中。」據前人考《三國志·盧毓傳》，盧毓字子家，魏明帝青龍二年入為



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碑額

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可耳。遂舉阮武、孫邕，帝用邕。知孫氏之父，即盧毓所舉之孫邕。孫邕事蹟散見《後漢書·王和平傳》、《三國志》盧毓、管寧等傳及齊王芳傳注。《王和平傳》：「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曹丕《典論》、《三國志·華佗傳》注所載，與此文字全同。《管寧傳》謂，正始二年，侍中孫邕薦寧。又《論語集解序》載，光祿大夫、關內侯孫邕，與鄭沖、曹羲、荀顥、何晏等共上《論語集解》。《晉書·鄭沖傳》：「初，沖與孫邕、荀顥、何晏、共集論語諸家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奏之魏朝，於今傳焉。」《齊王芳傳注》引諸廢魏帝曹芳表，孫邕官爵與《集解序》同，其時邕為關內侯，後來才封為建德亭侯。

碑文稱，孫氏「恕而容過，窮理盡情」，歸任城太守羊某後，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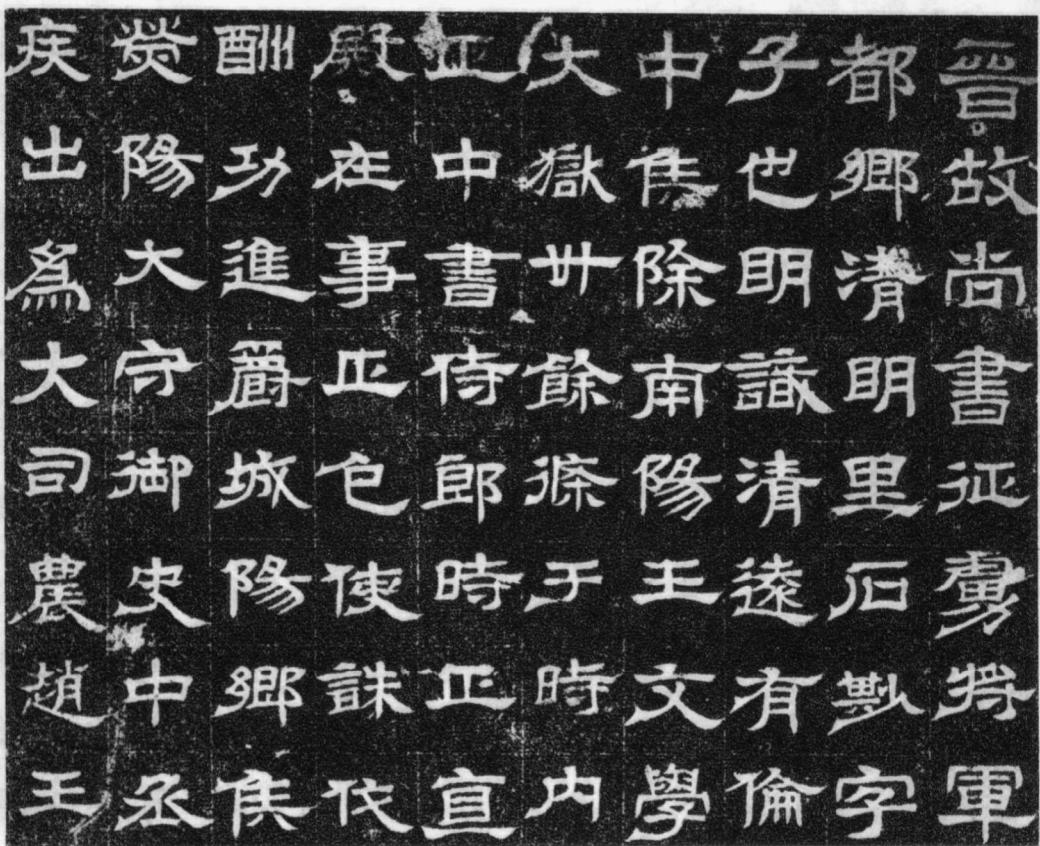
晋 《任城太守孙夫人碑》(局部)

# 晉石勣墓志

晉永嘉二年（三〇八年）《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城陽簡侯石勣墓志》，高四六、寬二二·八厘米，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洛陽城北五里出土。隸書，正文十九行，正面十行，陰九行，滿行二十字。志石左右側亦有刻文。左爲石勣妻劉阿容、諸葛男姊及其父字的籍爵；右爲石勣二子一女的名字等。

石勣，字處約，樂陵厭次都鄉清明里人。按，晉時樂陵郡治所在厭次（地當今山東陽信縣地）。侍中太尉昌安元公第二子，惠帝永康時官至征虜將軍、幽州刺史。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年）合家死於汲桑之亂。

漢末魏晉，碑禁甚嚴。《宋書·禮志》云，建安十年，曹操以天下彫敝，禁立碑。魏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王倫卒，其兄俊述其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爲銘。」晉武帝咸寧四年（二七八年），又詔申碑石之禁：「碑表私美，興長虛偽，莫大於此，一禁斷之。」故晉碑絕少。當時爲逃避碑禁，往往爲死者刻石，埋於墓中，其體量比較小巧，但形制仍與碑近。有的如《徐夫人管洛碑》、《張朗碑》，仍稱爲碑，多數無額題，僅刻文略述死者里爵生平。《石勣墓志》爲堅石，亦爲碑形，文字較多，字蹟亦端嚴規整，爲西晉隸書墓志比較重要的一種。其子石定亦有志，同時出土。



晉  
《石勣墓志》

（局部）

晉故尚書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城陽簡侯樂陵獻次都子中侯也。明識清明，遠有倫理。刑斷少疑，賜官大中大夫。關斷尉耽，勲告王。元公第二。  
在獄廿餘年，時正宣內省值穆駁作達，詣引黜。時正色使誅伐不寬，拜大司農。趙王慕位，遷中正侍郎。泰王長史，累引黜。時大中正侍郎疾，病去。式子賦計，遣使表聞。時三子，一曰平，一曰安，一曰陳。曲載。  
子定，字庶。平廿八年卒，國功曹察孝，州辟秀才，永平十三年卒，國功曹再察孝，永平十四年卒。子蓮，字庶。平廿三年卒，國功曹再察孝，永平十四年卒。子平，字子濟。南後事主薄。辟部，濟南後事主薄。  
子定，字庶。平廿八年卒，國功曹察孝，州辟秀才，永平十三年卒，國功曹再察孝，永平十四年卒。子蓮，字庶。平廿三年卒，國功曹再察孝，永平十四年卒。子平，字子濟。南後事主薄。  
子定，字庶。平廿八年卒，國功曹察孝，州辟秀才，永平十三年卒，國功曹再察孝，永平十四年卒。子蓮，字庶。平廿三年卒，國功曹再察孝，永平十四年卒。子平，字子濟。南後事主薄。  
子定，字庶。平廿八年卒，國功曹察孝，州辟秀才，永平十三年卒，國功曹再察孝，永平十四年卒。子蓮，字庶。平廿三年卒，國功曹再察孝，永平十四年卒。子平，字子濟。南後事主薄。

晉《石紗墓志》（正面）

舉義惠皇帝，又正拜廷尉卿。除延寧將軍、幽州刺史。軍事屢興，於是震益脩文城都主，遣熒陽大守和演代。數名為河南尹，自奉以疾，權駐鄉里。嘉元年，達不敵，見攻圍。數親率族臨危，守節義，舊不回衆。賓薨年六十，二天子嗟悼，遣使者孔汰之，遼致命，在麻子恭嗣刊碑紀終。

邢右大子定山，

夫人廣平臨水，蓋氏字阿容。父字世顥，晉故步兵校尉，關內侯。

夫人琅邪陽都諸葛氏，字易，婦父字長茂，晉故廷尉卿，平陽鄉侯。

晋 《石勒墓志》（背面）

# 東魏 《崔令姿墓志》

李曉峰

《崔令姿墓志》，方形，長、寬各四十六厘米。蓋為盝頂形，厚十厘米，刻字五行，行五字，陽文正書題“大魏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南陽鄧恭伯夫人崔氏之墓誌銘”。志文小字十六行，行十五字，字徑二厘米。

志稱，崔令姿清河武城人，三國魏中尉崔琰之後。父延伯，清河太守。按《魏書》、《北史》有崔延伯傳。其人少壯勇，仕南齊，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正光五年（524年）秦州莫折大提起義，延伯率軍與戰，中箭死。傳云延伯為博陵人，與志文令姿籍不合，未知即其父否。令姿夫鄧恭伯為鄧淵曾孫，其名附見《魏書·鄧淵傳》。淵字彥海，安定人。博覽羣經，長於易筮，魏太祖時，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積功賜爵漢昌子，改中博子，加中壘將軍。《魏書·鄧淵傳》所附恭伯事蹟僅一行，云：“恭伯，右光祿大夫。”

崔氏死於北魏武泰元年（528年），十年後，即東魏天平五年（538年），始葬於歷城縣攀山鄉石溝里。志石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在濟南東郊聖佛寺院村東出土。楊震方《碑帖敘錄》誤以此志為河南洛陽出土。志蓋文字為陽刻，筆畫豐腴，氣象渾穆，可與洛陽龍門《始平公造像記》媲美。志文書法亦為元魏常見之方筆，但結體趨於規整平實，雖無早期魏刻雄峻之勢，但其秀逸則過之。

另據《續修歷城縣志》記載，濟南市東歷山黃石崖有孝昌二年《帝主元氏法義三十五人造像記》，其中刻有鄧恭伯、崔令姿名。此造像記至一九五五年尚殘存數字，崔令姿名亦在其中（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五年第九期）。



夫人諱令姿清河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後曾祖高宗清河太守祖靈之廣川太守父延伯清河太守芳源降自烈徽蘭茂於海岱。瓊葉炳日寶萼騰霄祐善殃灾謬集春秋廿有九年以武泰元嘉禮合方軌儀礼室殖繁門令而天不主三月卅日卒於第天平五年太歲戊午正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空于厯城縣崇山鄉石溝里胥霞流弊青羅變塵痛春光之墜曜悲明鏡之中悽鐫石畱芳寄哀千祀乃作銘曰寢寢造世殯善若流瓊山始葩胥霜已收皎皎素風落落朗月埋芳方尋金聲誰發寒柏摧蘭哀鳥悲闋山河易裁痛音難歇

東魏《崔令姿墓志》

# 山東北朝摩崖刻經

焦德森

在印刷術還不昌明的時代，佛教傳播的主要手段是靠經生手抄經文。書寫於竹帛上的經文，容易受到兵燹火燭的損毀。為傳之久遠，間或有試諸碑石者，然為數極少。發現最早的是北涼《佛說十二因緣經幢》，刻經文卅五行，石出新疆，已流出國外。南北朝時，佛教大盛，朝野醉心於起浮圖、建藍若、鑿刻造像，亦很少將經文鐫之於碑幢。但在北朝末年，佛經文字却被引向山林巖壁間，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大奇觀。隋唐以降，佛門弟子發願刻造石經者雖大有人在，並留下數以萬計的經版、經幢，但北朝那種氣勢恢宏的摩崖刻經已不復再現。在全國範圍內，已發現的北朝摩崖刻經，除河北磁縣響堂山外，其餘均在山東境內，且集中於魯中南地區，分列於後。

一、鐵山摩崖 在鄒縣城北鐵山之陽的巨大花崗岩石坪上，長六一、寬一七米，斜坡約四十五度。刻石由經文、石頌、題名三部分組成。石坪右部刻《金剛經》經文十七行，行五十一六十字不等，一部分風化剝落，現存九三三字，字徑四十一六十厘米。書體以隸書為主，間用篆勢，難以行草；用筆以圓為主，方圓兼施。石頌刻字居左，上下刻頌文十二行，行五十二—五十五字，約六百餘字，字徑二十一—二十五厘米。頌文第四行有「皇周大象元年歲大淵獻八月庚申朔十七日丙子……」，據此可斷定刻經的確切年代。頌文記述了刻經主持者為「有信弟子匡詰及弟顯□祖彌，漢丞相衡之苗裔也」；經文書寫者為「大沙門安法師者，道鑑不二，……秘相咸韜，書工尤最，乃請伸豪於□顯之中，寫大集經九百卅字」。「道鑑不二」即道壹，《高僧傳》載：

「安道壹，性豁達，善於辭令，能文會書，才華出衆，尤以書法見長。」頌文還特別稱讚刻經書法「清跨義誕，妙越英絲；如龍蟠霧，似鳳騰霄」。題名在巨坪下部，原有三處，現僅存一處，共六行，行三十五字，字較小，有「東嶺僧安道壹署經」等題名。

二、崗山摩崖 在鄒縣城北崗山北麓，零星分佈於一條被稱為「狼溝」的山峪中。這裏巖壁立，怪石突兀，東西長約三百米。經實地考察，得二十六石，刻字三十二處，共四百餘字。每處多則百餘字，少則一二字，最大字徑四十五厘米，最小十厘米。山峪東部的「鴨嘴石」，聳立如屋，高數丈，下臨澗谷，三面刻字。北面刻比丘惠暉題名五十餘字，記刻經日期為「大象二年七月三日」。東、南兩面刻《佛說觀無量壽經》一百七十七字。《入楞伽經》經文一百八十五字，東西向分佈在二十塊巖石上。另有零星的佛家梵語偈言，或一字，或數字，刻於各處臥石上下。

崗山刻石書體奇謠變化，無字不奇，與鐵山摩崖迥異。大字多以方筆結體，以楷為主，間有隸意；行筆多重頓輕提，露鋒。小字則圓潤端秀。除《佛說觀無量壽經》疑為安道壹所書外，其他刻字可能是當地書僧與信士的作品。

三、葛山摩崖 刻於鄒縣城東葛爐山西麓，形制和書體都與鐵山摩崖相似，只是規模略小。石坪長二六、寬十米，東高西低，約三十五度斜坡。刻《金剛經》經文十行，現存完整者三百九十四字，字徑四十一六十厘米。右下角「明與未明」四字作雙鉤刻。末行署刻經日期：「大象二年歲玄枵律健鐘二十六日」。未署書者姓名，有的學者

認為出自安道壹，多數則認為雖非安氏，亦當為安氏弟子。

四、尖山摩崖 原刻於鄒縣城東北尖山，六十年代，當地村民開山打石，將摩崖鑿毀，現已無存。從金石著錄和傳世拓本中仍可窺見摩崖風貌。計有題名十處，題名者多為佛門信士。「安道壹」、「韋子深安道壹同刊佛經」兩處題名比較重要，能使我們確切地了解書者姓名。題名有兩處署刻經時間，均為北齊武平六年（五七五年）。經文二處，一為《文殊般若經》八行一二三字，一為《金剛經》六行七十八字，字徑均在五十一六十厘米左右，書體與鐵山摩崖略同。另有「文殊般若」四字，字徑一米餘；「大空王佛」四字，字徑二米餘，可謂罕見的墨中之王。

鐵山、崗山、葛山、尖山的刻經，習稱「四山摩崖」，與龍門造像題記、雲峰刻石並稱，為北朝書法藝術的代表作。早期金石著錄失載，清乾隆末年錢塘黃小松宦游山東訪得，始顯於世。

五、泰山經石峪摩崖 在泰山斗母宮東北龍泉峯的山澗中。環峪山勢嶙峋，在峭壁四圍中有面積約一千九百平方米的自然石坪，上刻《金剛經》全部經文。經文長期為閑雲野霧所封，清乾嘉時僅拓出二九六字（《山左金石志》著錄數），包世臣即嘆為洋洋巨觀。據《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清末時已辨識出九九五字。建國後，經過剔理，又發現一部分。刻字現存三十七行，行二至五十四字不等，共一〇六七字，較原經文闕佚四三三字，字徑五十厘米左右。書體在隸楷之間，歷來為書家所重。遺憾的是，這一片石經摩崖不像「四山摩崖」那樣記下書刻年代及書者姓名，遂使後人聚訟難定。明王世貞說：「俗傳王右軍書，非也。然筆力古勁，非唐人不能作。」明孫克宏說：「今考其筆法，實與鄒縣北齊韋子深刻經同出一手。」清董劍光斷定為北齊武平年間梁父令王子椿所作。李佐賢、魏源認為係安道壹所作。郭沫若考察後留有「經字大如斗，北齊人所書」的詩句。綜觀山東境內遺存的摩崖刻經，其書風、書體雖各有差異，但共同的時代特徵是鮮明的。北齊、北周國祚短促，北齊武平元年（五七〇年，係徂徠山摩崖的鑿刻時間）至北周大象二年（五八〇年，系葛山摩崖鑿刻時間）僅相距十年。因此，把經石峪摩崖的鑿刻時代定為北齊或北周都是可

以的。至於書寫人，倉促地定為某某還缺乏證據，但可以肯定地說，是擅名一時的書僧或佛門信士（見附圖）。

六、徂徠山摩崖 徒徠山原屬泰安，現為新泰市所轄。刻石共兩處，一在映佛巖頂高寬各五米的巨大石上。上段刻「般若波羅密」五個大字，字徑四十厘米，旁刻「般若波羅密經主」、「冠軍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題名。中段刻「武平元年」等四行十三字。下段刻經文十四行九十八字，字徑十二—十六厘米。另一處在光華寺林場院內的巨大石上，正面刻《大般若經》經文八行五十四字，另有「王子椿」題名五行二十六字。側面「武平元年」等字已漫漶難辨。

徂徠山摩崖書法與經石峪相類，只是字體較小。刻經時間與書寫人亦清楚明瞭。

七、水牛山摩崖 在汶上縣東南水牛山南坡一長二米、寬一·五米的垂直石壁上，刻有《金剛經》經文六行五十二字，字徑三十五厘米左右。書法風格與泰山經石峪、鐵山摩崖類似。摩崖之上原有《文殊般若碑》，刻經文三百餘字，現存汶上縣文物管理所。

八、嶧山摩崖 嶧山在鄒縣城南，自古以來即為天下名山，山上



北朝摩崖刻經（局部）